

# 大族陰影下的民間神祭祀

## 沙灣的北帝崇拜\*

劉志偉

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

以祠堂為中心的宗族和以民間神廟為中心的祭祀組織，一直是中國傳統社會研究所關注的焦點。學者們希望透過宗族和所謂「祭祀圈」(the Religious and Ritual Community)，考察傳統中國社會的兩個基本紐帶——血緣關係與地緣關係。由於傳統社會的血緣關係和地緣關係總是扭在一起，互相影響、互相制約，所以，在地方社會變遷的歷史過程中，不但宗族組織具有鮮明的地緣性格，地域性祭祀習慣和組織性格與鄉村宗族發展亦有密切的聯繫，基於這一理解，本文以一個以宗族組織發達而聞名的珠江三角洲鄉鎮的主神祭祀為對象，試作一些初步的討論。

我們將考察的番禺縣沙灣鎮，是珠江三角洲區一個著名的鄉鎮。它之所以名揚一方，一是在這個鎮裏有一支財雄勢大的何氏宗族，過去珠江三角洲流傳著一句俗語：「沙灣何，有仔唔憂娶老婆」，這句俗語使沙灣何族的富有在這個地區人盡皆知。其次是沙灣有一種名聞遐邇的傳統民間藝術——「飄色」。所謂「飄色」，是一種人物造型藝術，在一個稱為「色櫃」的大木箱上，通過一條偽裝在服飾或道具中的鋼條(俗稱「色梗」)，支撐起一兩個裝扮成戲曲故事人物的幼童，因人物造型看上去像飄懸在空中一般而得名。這種民間藝術，過去是每年三月初三沙灣的北帝巡遊祭祀活動的助興項目。根據沙灣的傳統，每年北帝誕，在北帝出巡的同時，都要舉行一連四天的「出色」活動，每天三十餘板，每板題材不同，造型奇巧，蔚為大觀。其實，這種表演

---

\* 本研究的田野調查工作先後得到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和亞太研究所華南研究計劃的資助；蕭鳳霞、科大衛、陳其南、陳春聲、鄭振滿、戴和等教授或直接參與了田野調查工作，或給本文寫作加以指導，謹在此一併致謝！

活動並非沙灣所特有，但在珠江三角洲地區，人們提到「飄色」，常常會與沙灣的名字聯繫在一起。「沙灣何」與「沙灣飄色」這兩個令沙灣人自豪的文化象徵，反映出了沙灣宗族組織的發達以及在强大宗族控制下的神明祭祀活動的特點。本文試圖通過番禺縣沙灣鎮的北帝祭祀活動，從一個側面考察一個特定的社區中的宗族發展、及其組織性格對地緣社區關係的影響。

## 一、沙灣的居民和社區

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獨特的地形條件以及特殊的歷史文化過程，使該地區分成兩大部分，多塊低丘台地和唐宋以前沖積形成的三角洲平原稱為民田區，明清時期沖積形成的三角洲平原稱為沙田區。而在沙田區與民田區的接壤地帶，分佈著一批大族聚居的鄉鎮。這些鄉鎮的大族，一般都占有大片的沙田，沙田的地租收入以及對沙田的控制，使這些鄉鎮的宗族發展成為一些十分強而有力的大族。作為這類大鄉鎮之一的沙灣鎮，位於番禺縣的南部，距廣州市約三十公里，北面與今天的番禺縣縣城市橋鎮隔河相望，西面和西南面隔陳村水道和順德水道與順德的陳村、大洲為鄰，東南方就是珠江三角洲的第二大沙田區——番禺沖缺三角洲。

按今天的行政區劃分，沙灣鎮包括了十七個行政村(管理區)，但習慣所說的沙灣，只是指現在鎮政府所在地的聚落單位，即1949年以前的本善鄉，今天雖然已被劃分為東、西、南、北四個行政村。但無論是人們的觀念上還是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仍然是一個保持著高度整合性的社區。生活在這一社區的居民，在1988年有四千零五十一戶，一萬六千零六十五人，農民和城鎮居民各占一半左右，整個社區在各方面都同時具有城鎮和鄉村的特徵。

在沙灣鎮內的居民中，被視為當地人的，主要分屬於何、王、李、黎、趙五大姓，這五大姓組成為五支宗族。在鎮內有一百多間分屬於五大姓的宗族祠堂，各姓分別有一間至數十間祠堂不等。祠堂最多，規模也最為宏敞的是何氏的祠堂，據統計，何氏的祠堂多達八十七間，其中大宗祠何留耕堂是珠江三角洲遠近聞名的祠堂建築的典範之一。王氏的祠堂也有十二間，李氏、黎氏則分別有七間祠堂，雖然遠少於何姓的祠堂，但同中國大多數地區的宗族相比，也不算少了，唯有趙氏只有一間相對較小的宗祠。各姓在鎮內

建有祠堂數目的差別，大體上與各族姓在社區中的地位和勢力一致。

五大姓的祖先據說是在南宋末年至元明之際來到沙灣定居，每個宗族，都有一個關於祖先定居的傳說。何姓的始遷祖何人鑒，據說在南宋紹定六年（1233年）納價入廣東常平司，買下了沙灣附近的田地山場，從此子子孫孫世居沙灣。李姓聲稱是宋代名臣李昉英的後代，當年何人鑒買下沙灣田地，得到了李昉英的幫助，因此儘管李姓在沙灣的勢力遠不如何姓，但被認為對何姓有功，與何姓維持著一種特殊的關係。李姓證明自己在沙灣有定居和開發沙田權利，是一個關於皇姑和木鵝的傳說（關於這個傳說，請參見 James Hayes: "Letting Go the Wooden Goose,"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12, 1972）。黎姓則傳說其祖先從南雄珠璣巷遷到廣州，其後再遷南海季華，再到沙灣南面的紫泥，後娶了原來沙灣陳姓的一個女子，陳姓用了沙灣的一塊地作為嫁妝，從而得以在沙灣入住。在沙灣對何氏宗族最具有競爭力的是王姓，傳說王姓的始祖來自南雄珠璣巷，先到位於沙灣東面的黃閣，後來「太婆」帶另一個兒子到中山縣，「太公」帶一兒子留在黃閣，「太公」死後，兒子遷到沙灣。趙姓在沙灣只有十來戶，關於趙姓的來歷，有不同的說法，但由於趙姓聲稱是宋代皇族的後裔，從而也得以躋身於沙灣大族之列。

沙灣五大姓的入住傳說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傳說與沙田控制權的關係。沙灣的宗族，同其他同類大鄉鎮的宗族一樣，是其東南方大片沙田的真正控制者。尤其是何姓，素以擁有大規模的沙田聞名一方（關於沙灣何族與沙田的關係，參見拙文〈宗族與沙田開發——番禺沙灣何族的個案研究〉，載《中國農史》1992年第3期），僅何族的大宗祠何留耕堂所擁有的沙田，就多達六萬畝，其他各房和私人手中亦控制著大量的沙田，何族的成員中有相當數量的大耕家，向宗族和附近其他沙田的業主承租大面積的沙田來經營。王姓也擁有相當數量的沙田，並有不少人在外做官和經商。黎姓中比較富有的主要是出外經商的人，在沙灣的人主要耕作附近的土地。李姓近世在經濟上已經衰落，但現存李姓的大宗祠是沙灣年代最古老的宗族祠堂之一，其規模反映出過去李姓也曾是一勢力雄厚的豪族。

在五大姓之外的人成為「雜姓」，雜姓人不但人數很少，而且一般是後來作為五大姓的奴僕或雇工才在沙灣居住下來的。

沙灣的聚落，依傍在以青蘿嶂為中心的一片低丘台地的邊緣，西北面是山坡地，東南則是沖積層，沿著山由西南向東北伸展成一梭形，南北最寬處



約六百公尺，東西長約二千一百公尺，建築羣覆蓋面積約為零點九二平方公里。全鎮由十七個街區組成，習慣上稱爲一居三坊十三里，它們是翠竹居、市東坊、亞中坊、侍御坊、文溪里、三槐里、忠心里、蘿山里、亭涌里、石獅里、官巷里、承芳里、經術里、第一里、江陵里、東安里、西安里。各坊里都有某種形式的組織，並以「合會」等形式建立起坊里的共有財產，組織「更練」維持治安，由推舉出來的理事管理本坊里的事務。其中，王姓比較集中居住在三槐里和文溪里，李姓主要居住在文溪里和市東坊，黎姓聚居在經術里，趙姓人數很少，唯一的祠堂座落在江陵里，何姓則遍居於包括上述各里在內的所有坊里。

在清末民初，沙灣稱爲「本善鄉」，管理全鄉事務的行政機構是「仁讓公局」，公局由各姓推舉的紳士組成。公局的主持者在清代是保正，民國時期是鄉長，照例由何姓的人出任，日治時期則由「大天二」（土豪）擔任。

上述情況表明，沙灣基本的社會組織，主要有宗族和坊里兩種，鎮里的社會成員，既是宗族成員，又是坊里的居民。一般來說，宗族總是被理解爲一種血緣羣體，坊里則可看作為一種地緣羣體。在宗族和坊里之上的仁讓公局，既是一種地緣性的基層行政機構，又是以幾大姓的宗族組織爲基礎組成的，協調鎮內各大族之間關係的社會組織。我們目前缺乏具體詳細的資料了解這些組織的實際運作情況，也就很難直接從這些社會組織的實際運作了解沙灣社會的複雜結構。不過，當地的北帝崇拜以及北帝祭祀的傳統，作爲反映社會架構和維繫社區關係的重要文化活動，卻也保留了地方社會變遷的歷史文化過程、和在這個過程中所形成的複雜的社會關係；這都給我們揭示了一些重要的信息。

## 二、北帝祭祀的輪值制度

與所有傳統社會一樣，民國以前沙灣鎮居民最具經常性，也是最規範化的社區共同活動，無疑是各種各樣的祭祀活動。宗族組織的強大，固然可以通過祖先祭祀儀式表現出來，但作爲一個由幾個大族聚居組成的社區，地方神祭祀，也許比祖先的祭祀隱含了更複雜的關於地方社會關係的信息。同沙灣鎮內建有一百多間宗族祠堂相比，沙灣的寺廟數量要少得多，規模也遠遠比不上宗族祠堂。據沙灣鎮建設委員會在1988年的調查，民國時代沙灣的

寺廟中，除了有五間佛教寺庵外，民間祭祀的祠廟共有十四間，它們分別是：青龍廟、巡撫廟、華佗廟、玄壇廟、天后娘娘廟、觀音堂、華光廟、康公主帥廟、三元廟、福善廟、關帝廟、竇母娘娘廟、義士祠、望海觀音。然而，在沙灣的居民所供奉的神明中，地位最高並不是這些廟中的神，而是一位沒有自己專門廟宇的北帝。當地人把這位北帝稱為「村主」，並且認為，沙灣這個北帝是中國僅有的三個（有的說是四個）北帝「正身」之一，按照當地的說法，這三個北帝一個在北京，一個在武當山，一個就是沙灣所供奉的這個。根據番禺縣一位文人在沙灣所收集到的傳說，這個北帝的來歷是：

明代沙灣人李路遠，在雲南做邊關大將時，雲南有兩族人為爭奪朱元璋始造的北帝塑像而幾次發生械鬥，幸得李將軍調解平息，重歸於好。他們深感李將軍清廉正直，辦事有方，為兩族人免去一場糾紛，遂把北帝塑像送給李將軍。李將軍把該像運回沙灣。（司徒彤：〈沙灣飄色〉，《番禺文史資料》第4期，1986年）

這段關於北帝來歷的傳說，同我們在沙灣所聽到的傳說略有出入，我們稍後再作討論，事實上，這個故事在當地流傳是有多個版本的，我們當然不會把它視為歷史學家所謂的「信史」。它本來就很顯然是一個被刻意編造出來的「神話」，在後來的流傳過程中，也必然會摻進了許多以訛傳訛的成份。據說，北帝從雲南運回沙灣後，先是安放在村外的青龍廟中，周圍各鄉的人都來拜祭，有一次，水藤鄉（順德？）的人來拜時，將這尊北帝塑像偷了回去，並照樣做了兩尊一模一樣的。沙灣人發現北帝被偷去，正不知到那裡去找，北帝就托夢說是水藤人偷了，並說有個蒼蠅爬在塑像鼻子上的才是真的。於是，沙灣人根據北帝的指引，去水藤把北帝找了回來。從此就不再安放在青龍廟了，改安放在村內的祠堂中，並從此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北帝祭祀形式。一直到民國時期，這個北帝都沒有一座專門的廟，而是每年輪流安放在各坊里的祠廟中。在民國時代，沙灣共有十七個坊里，北帝每年由一到兩個坊里供祭，十二年一輪，其輪流的次序是：

第一年：亭涌里、石獅里	第二年：忠心里	第三年：蘿山里、侍御坊
第四年：經述里	第五年：東安里	第六年：三槐里
第七年：第一里	第八年：文溪里	第九年：市東坊
第十年：經述里	第十一年：亞中坊、翠竹居	第十二年：三槐里

另外還有承芳里、官巷里、西安里不當甲。在這些坊里中，三槐里是王姓宗



族聚居的地方，經述里是黎姓宗族聚居的地方，文溪里則以李姓為主，其他各坊里的居民主要是何姓，也有少數李姓和趙姓。北帝在各坊輪祭所安放(當地人稱為「坐」)的地方一般是祠堂，少數幾個坊是專門建了間北帝祠(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北帝祠在當地人的觀念中是祠堂而不是寺廟)來安放北帝，這些祠在本坊不當甲的年份是空的，並無北帝的偶象在裏面。據一些方言問對象的回憶，北帝在各坊所坐的祠廟一般是固定的，它們分別是：

- 經術里：黎氏世德堂(後來世德堂改做小學後，曾坐李家祠)
- 第一里：何氏十世祠
- 江陵里：趙家祠
- 東安里：北帝祠
- 市東坊：(何氏)悠遠堂、一說北帝祠
- 亞中坊：何氏光裕堂(何氏丁房的大祠堂)
- 忠心里：(何氏)警宜堂(後被「大天二」拆了，另建了一間北帝祠)
- 石獅、亭涌里：何氏郡侯祠
- 蘿山里、侍御坊：(何氏)崇敬堂、流芳堂、燕翼堂
- 三槐里：(王氏)鄉賢祠
- 文溪里：李貽穀堂

每年輪流供祭北帝的單位，是作為地緣組織的坊里，但供奉北帝的場所，又是本來用於供奉祖先的宗族祠堂。這種現象把同一社區中地緣觀念和血緣觀念的交叉重合呈現出來。然而，北帝在各坊坐什麼祠堂，似乎沒有嚴格劃一的規則。有的似乎是長期沿襲下來的習慣，如江陵里坐在趙家祠；有的是在本坊里聚居的血緣羣體的共同的宗祠，如亞中坊主要是何氏丁房聚居的地方，北帝也就坐到了房的大祠堂去了，經述里、忠心里也是如此；有的是選擇地理位置適中處，如石獅、亭涌里用來安放北帝的郡侯祠，只是何氏乙房衍慶堂之下的一個較低層次支派的祠堂，而衍慶堂也在亭涌里，但由於郡侯祠剛好在兩坊之間，也就選擇了該祠堂。此外，也有人提到，北帝坐哪間祠堂，要用擇杯的方式，「問過北帝公喜歡坐哪間」。唯有一點是相當明確的，這就是除了只有一間祠堂的趙氏宗族以外，其他四個大族的大宗祠都沒有用作供奉北帝的場所。對於宗族來說，北帝坐進祖宗的祠堂，似乎並不一定會給祖宗或宗族帶來多少榮耀和好處。如在蘿山里和侍御坊有一排頗具規

模的祠堂，分別是供奉何族的遠祖侍御公何昶的追遠堂、何族甲二房的孔安堂(六世)、丙房六世的貽燕堂和燕翼堂(共一間)、甲一房下的流芳堂(九世長子)和崇敬堂(九世次子)，在淪陷前夕，鄉長何汝達是流芳堂的子孫，而族長何汝輝是崇敬堂的子孫，據說這年北帝應該坐崇敬堂，但崇敬堂的族長不讓坐(訪問人說不清楚為什麼)，北帝只好坐到流芳堂。

據一位九十多歲的王姓老人說，北帝輪流供祭的方式，最早是按姓氏來輪的，除了現存五大姓外，還有一個朱姓，共有六姓，所以在十二年裡，每個族姓輪值兩年。後來，何姓勢力越來越大，而李、趙、朱等姓逐步衰微，便逐步變成按坊甲來輪。這位老人的說法是否真確仍有待核實。不過，北帝在三槐里坐王姓祠堂，在經術里坐黎姓祠堂，在文溪里坐李姓祠堂，在江陵里坐趙姓祠堂的事實，反映出沙灣的北帝輪流供祭制度，的確與該社區內族姓關係有著某種聯繫。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沙灣一直保持有相當勢力的王、黎宗族聚居的經術里、三槐里在十二年中分別輪值兩次，這似乎是過去按族姓輪流供祭的痕跡。另一個訪問對象也曾提到，原來，李姓也是六年一屆當值，後來，「頂不順」(負擔不了)，甚至要賣田來應付，才改為十二年一屆。

如果北帝的輪值制度在歷史上的確曾經發生過上述變化，那麼，從關於北帝來歷的傳說和沙灣獨特的北帝祭祀傳統，我們可以了解到沙灣社區形成和演變過程的某種「真實」。

根據今天沙灣各姓居民聚居範圍和現存宗族祠堂的分佈、以及我們對沙灣鎮的地形和建築物的考察，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出，早期的沙灣，是一羣坐落在這個弧形海灣的山邊村落。各姓最早定居沙灣時，大體上是分別聚居的，何姓居住在現今沙灣鎮中部的山坡上，王姓在西部，趙姓在東部，李姓在何姓村與王、趙之間，黎姓定居稍後，聚居在李姓村的北邊和何姓村的東邊。後來隨著人口的繁衍，這些村落逐漸連成一片，各姓之間的聯繫也日漸密切。北帝祭祀制度的形成過程，很可能就是沙灣各族姓的村落整合為統一的社區的過程。關於北帝來歷的傳說，暗示這個北帝原來是李家的神，後來各族姓輪流供祭，成為全鄉共同的神，北帝的祭祀也就成為沙灣社區整合的一個重要手段。然而，社區整合的過程，並不簡單地只是各個血緣羣體結成地域聯盟的過程，也必然包含了不同羣體之間的興衰隆替，甚至矛盾衝突。地方神祭祀儀式的安排，其實是不同的社會羣體利用作為調整和確認他們之間社會關係的一種手段，在這中間，就可能是一場不同勢力之間明爭暗鬥的



競賽，也可能是調適不同羣體間矛盾衝突的一個機會。沙灣的北帝祭祀活動在地方歷史上曾經起過什麼作用，我們已經很難詳細了解到了。不過北帝祭祀的輪值制度，從按族姓輪值改為按坊甲輪值，顯然包含了社區關係的一系列重要的變動。從形式上看，這個變化的內容由以血緣羣體為基本單位的社區關係變成以地緣組織為基本單位的社區關係，但實際上，這顯然也同時是何姓擴張其勢力的結果。按坊里輪值使何姓在事實上控制了大多數祭祀北帝的年份，沙灣社區的整合過程，也是何氏宗族逐步確立起在沙灣的統治地位的過程。

### 三、北帝誕的祭祀活動

沙灣的北帝祭祀，每年不論由哪個坊甲當值，都要在農曆三月三日的北帝誕舉行一次北帝巡遊儀式，並同時舉行飄色、舞龍、演劇等活動。這同時也是上一年輪值的坊里與本年輪值的坊里之間的交接儀式。

整個儀式要舉行四天。按慣例，二月廿九(三十)是「北帝公洗身」，三月初一、初二「出會」，初三「坐定」。

北帝的巡遊活動有三支隊伍，一是儀式的主體，由北帝鑾駕、儀仗和會景組成，隊伍前面是本坊里的紳衿父老，跟著有敲鑼的，扛七星旗的，吹鑼吶的，灑淨瓶的，接著是「九亭」(九座木雕的「亭」)，再過來是有錢人家的小孩騎馬的隊伍，然後是幾個人抬著銃、神馬，接著就是北帝，由八人抬著，幾十人圍著輪換，後面有一羣人抬著一張八仙桌，沿途用北帝的銅印蓋符出售(叫做「買紙打印」)。這支隊伍主要由新一年當值的坊甲來組織，出巡的路線大體上是沿著鎮內的主要街道，穿過各個坊里，唯有官巷里因有一間華光廟，據說由於華光廟所供奉的火帝與作為水神的北帝相剋，所以出巡的隊伍不入官巷里。

另一支隊伍是「飄色」的隊伍，與北帝出巡的隊伍不同的是，出色的活動是全鎮所有坊甲共同組織和參與的，每坊甲各出兩板色，集中到當甲的坊中，組成一支包括了(最多時)三十二板色的隊伍(西安里因為太窮，無出色，另外翠竹居沒錢時也不出色)。出色的隊伍巡行的路線與北帝出巡的路線大致相同，但兩支隊伍不走在一起，出發的時間也不一樣。出飄色可以說是沙灣最隆重的慶典，我們在今天還可以看到沙灣的街巷還保留著當年為了



便於出色隊伍行走而設的某些設施，在鎮的東部，甚至有一條專為出色隊伍轉頭而開的街巷。

還有一支隊伍是由一羣小孩抬著小北帝像，在街上無固定路線地走來走去，經過人家門口就討利是(紅包)，經過茶樓進去要大包子，給整個活動增添了熱鬧的氣氛。

北帝出會的組織和所需的經費主要由當值的坊里負責，出色則由各坊里自行負責。在這裏，主角顯然是作為地緣性社會單位的坊里，參加者基本上是以坊里居民的身分參加各種活動。各坊的經費有的來自坊甲本身的共有財產，更多是以做會的方式集資，如「迎鑾會」，就是專門為北帝祭祀活動而設立的，「會」的成員，一般是本坊里的居民，並無姓氏的限制。不足部分，則有由各家各戶「簽錢」，或由一些較富有的人捐出。可見集資和活動的組織，基本上是在地緣性的社區關係的基礎上進行的，在活動中培養出來並得到加強的是對地緣關係的認同感。由於在同一坊里的居民並不一定屬於同一血緣羣體，在活動中宗族組織並不扮演直接的角色。在主要由王姓宗教聚居的三槐里和主要由黎姓宗族聚居的經術里，如果坊里籌集的資金不足，也會由宗族的財產出部分錢，但何氏宗族則不同，儘管何留耕堂是沙灣財富最雄厚的經濟實體，也是鄉中最有權勢的有組織力量，但何留耕堂既不負擔祭祀活動的資金，也不直接出面組織北帝祭祀的主要活動(除了下面談到的出面請戲班外)。我們在訪問時，不同的人講到北帝祭祀活動時，也表現出不同的宗族意識。王姓、黎姓的人在觀念上把本坊里參加北帝祭祀活動也同時看成是本族的事，而何姓的人則較多強調這只是坊里的事，與宗族無關。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何氏宗族被排除在活動之外，何氏宗族的存在，其實是以更潛在、更深刻的方式表現出來。特別明顯的，是在祭祀活動演戲的安排上，突出了何氏宗族在鎮中的地位。沙灣的北帝祭祀活動，同許多地方一樣，除了巡遊的隊伍外，在幾天的慶典中還有演戲和放鞭炮等活動。演戲由送北帝的坊和迎北帝的坊各請一班，有時何氏宗族的留耕堂還另請一班，也就是有二至三班戲，所請戲班是由當甲的坊里或留耕堂派人去廣州請的。戲班由坊甲或留耕堂請回來後，再投給私人承包，承包者再向看戲者收錢。最主要的戲棚搭在留耕堂前的水塘上，戲台向著留耕堂，看戲人就坐在留耕堂前的廣場上。一般在出色的活動結束後開始演戲，各坊的「色」都集中擺在戲台前，北帝則或者坐在戲台前的中間，或者坐在看戲人羣的後面，(據說淪陷前坐戲台前，光復後坐「後坐」)。很顯然，這場戲既是給北帝看的，也

是給何氏宗族的祖先看的。更重要的是，主戲場總是設在留耕堂前，而北帝每次巡遊了全鎮之後，也總是來到留耕堂前，這無疑向人們顯示出留耕堂在鎮上的特殊地位。

儘管三槐里和經術里在祭祀活動中也會由族產出一部分經費，但總的來說，在北帝的祭祀活動中，宗族基本上是退到幕後的，每個社會成員在祭祀儀式中的角色主要由他作為坊里居民的身分來決定，整個活動呈現出來的主要是瀰漫著合作氣氛的鄰里和坊里之間的關係。1992年4月，我們參加了沙灣北帝誕的祭祀活動，這時整個儀式同傳統的形式相比，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北帝已經到了何留耕堂旁邊的另一間何氏宗族的祠堂「安家」了，這間祠堂也改稱「玉虛宮」。北帝也不再出巡了，只是在玉虛宮內擺上燒豬等祭品，由各村派出舞獅隊進行簡單的拜祭。北帝誕的活動以慶祝沙灣旅港同鄉會成立七周年的名義舉行，祭祀活動也主要由旅居香港的沙灣籍人士主持，從香港回來參加祭祀活動的人士多達數百人，從主持者到一般成員都包括了何、王、李、黎等姓的人士。他們一再向我們強調的是，北帝是屬於全鄉的「村主」，他們恢復北帝祭祀活動，主要是因為北帝可以維繫他們對家鄉的感情，北帝的信仰是鄉親之間凝聚力的一種資源。然而，在傳統社會裏，儘管北帝祭祀儀式主要象徵著地域性的社區整合，但在儀式中表現出來的地緣關係背後，始終都存在著宗族的影響。在我們的訪問過程中，王姓和黎姓的人總是為他們聚居的坊里有能力保持在十二年中輪值兩次而感到自豪。而何氏宗族表現出看似不介入的姿態，只不過是由於何族已經牢牢掌握了社區控制權，何氏宗族在沙灣社區的地位已經不需要用如此直接的方式來證明。

#### 四、從北帝的傳說看北帝的象徵意義

以上討論似乎表明，在北帝祭祀的儀式中反映出來的只是不同血緣羣體之間的地緣聯繫，北帝祭祀活動也很容易被看成是不同血緣羣體在同一空間裏顯示其勢力的表演舞台，以及被解釋為大族利用來確立其統治地位的一種手段；但實際的情形似乎並不如此簡單。前面談到的何氏崇敬堂的族長反對北帝進崇敬堂的例子就透露出，對於宗族來說，北帝進祠堂供祭，並不一定是榮耀或值得歡迎的事。事實上，宗族在北帝祭祀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十分複雜的，宗族在北帝誕巡遊這種以地緣組織為單位的社區活動中的角色變化，



已經表明，如果說在沙灣社區整合的早期，北帝祭祀儀式是不同宗族之間以地緣關係為紐帶整合為一個地域社會的重要途徑，那麼後來宗族的角色似乎淡出，北帝祭祀在整合不同血緣羣體方面的意義也相對淡化。這時，要對一個血緣羣體和地緣組織並存而且由兩者疊合組成的社區關係作更深入的考察，也許還需要考察同樣作為羣體凝聚力的象徵，了解作為羣體成員認同指向的祖先和神明有什麼不同的文化意義，從而明白社會成員對祖先和地方神崇拜的心理情感，有助於我們把握這個社會的內在關係的實質。

關於祖先和宗族的意義，我已經在〈祖先譜系的重構及其意義——珠江三角洲一個宗族的個案分析〉（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2年第4期）一文中討論，這裡想簡單討論一下沙灣北帝的象徵意義。

根據羅一星的調查，在廣東三水縣蘆苞祖廟所供奉的北帝，在民間傳說中是一個放牛仔，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許多沙灣人的觀念中，沙灣的北帝是明朝永樂皇帝的化身。也有一些人能夠比較清楚地講出北帝來歷的傳說。一位何姓老人在講述這位北帝的來歷時說：

北帝是沙灣的「村主」，而沙灣的北帝是由永樂皇帝所鑄。傳說永樂是馬上皇，有一次殺到芬蘭（原語如此！），慘敗，全軍覆沒，只有一個將軍與他逃回。他回來後對子民說，我中了敵人的詭計，幸虧我是真命天子，有個披髮仗劍赤足的水神救了我，這個水神就是北帝，於是就鑄了四個北帝，是照著永樂皇帝的樣子鑄的。一個放在北京的故宮，一個在武當山，還有一個不知在什麼地方，一個賜給了那位將軍。將軍帶回家放在家廟裏，因為很靈驗，周圍的親戚朋友都來拜。將軍死後，他的兩個兒子分家時爭這個北帝，打了幾十年官司。後來經李昂英調解（因為李昂英是他們的父親的同僚），兄弟和解了，就把這位北帝神像送給了李昂英，李昂英就把神像帶回沙灣，安放在沙灣村外的青龍廟。

這一版本同前面那個經過文人整理的版本相比，顯然更多地包含了講述者記憶的錯亂。但也似乎更多地透露出了這一傳說在當地流傳的隱義。沙灣的北帝，在當地人的觀念中，無論被理解成爲永樂皇帝的化身，還是說北帝由永樂皇帝所鑄造，顯然都源出於明成祖朱棣隆祀真武（即北帝）的歷史。明成祖朱棣認爲他起兵靖難得真武神助，在永樂年間先後建真武廟於北京和武當山，中國民間確實流傳著武當山的玄武帝塑像是仿照永樂皇帝形象塑成的說法。沙灣流傳的關於北帝來歷的傳說，無疑出自這一傳說。沙灣人將當地的北帝抬高到與武當山北帝同等的位置，所強調的顯然是沙灣北帝的正統性，我們在沙灣常常聽到當地人說他們的北帝是正宗的，同時也強調了和其

他地方(例如佛山)的北帝的不同。他們說一般的北帝廟所供奉的是文北帝，而沙灣的是武北帝。的確，我們現在在沙灣所見供奉在正座的北帝塑像是一身戎裝，而佛山祖廟供奉在正座的北帝則是身著一襲官服。但其實，北帝的形象本來就是有兩種裝束的，《搜神記》中的玄天上帝(即北帝)就先後受玉帝賜以「素銷飛雲金霞之披，紫銷龍袞丹裳羽屬絳采之裙」和「金甲玄袍」兩套服飾。佛山祖廟的北帝行宮塑像，也是一身戎裝，似乎並沒有什麼不同。在這個傳說和他們一再強調的正統性，究竟與下面的關於北帝塑像被偷的傳說有什麼關聯，很值得懷疑。但無論如何，一個一再被強調其正統性的北帝，是極富有象徵意義的，我們可以結合沙灣的社會歷史情況來考察。

沙灣位於珠江三角的沙田區與民田區的交界處，唐宋以前，這裏還是一個位於珠江三角洲邊緣的海灣，到了明清時期，隨著沙灣東南方的沙田的大規模開發，沙灣成爲一個控制了大片沙田的地域中心，依賴著沙田的豐厚收益，沙灣的宗族成爲雄據一方的大宗族。沙灣的北帝崇拜傳統的形成恰好也與此同步。前面已經提過，沙灣的北帝是明代後期才從外地移入的，初時安放在村東面的青龍廟。根據當地老人的說法，青龍廟的建立，是爲了同位於沙灣東面的順德大良爭風水。原來沙灣被大良的塔鎮住，所以一直發不起來，後來建立青龍廟，又在青龍廟對開的海邊建了一座塔，沙灣就發起來了。這種關於風水的說法，隱含了沙灣的新興大族與居住在順德大良的舊大族爭奪沙田控制權的歷史。沙灣的大族不但建起了青龍廟，還搬來了一座自稱爲最正統的北帝神，至少對內可以鼓舞士氣，對外可以形成一種文化上的優勢。由此看來，沙灣北帝祭祀傳統的形成和演變，與沙灣從一個邊緣發展成爲一個地域中心的過程有著內在的聯繫。

在珠江三角洲沙田開發過程，不同地方勢力之間的爭奪異常尖銳。新沙田區的開發和經營，一般都由老開發區的大族所壟斷，這些大族依靠種種社會地位和人身關係的不平等，對新沙田區的農民實行控制和奴役。但隨著沙田開發向東南推進，新沙田區不斷形成，成熟的沙田區的農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地位上升後，就會向原來的支配勢力挑戰，並極力成爲新的沙田控制者。但是，這種挑戰和地位的改變，不可能只憑藉經濟上的手段，他們也需要在文化上把自己改變成爲正統規範所認同的社會勢力。培養子弟獵取功名，建立宗族，是最常見的文化手段。沙灣的北帝祭祀傳統的形成，也與這種潛在的動機有關。

我們這一假設似乎還可以從另一個相關的事實得到支持，在沙灣的旁



鄰，有一個稱作「基圍坐」的小村落，過去是沙灣的附屬村。村裡的居民，被沙灣鎮裡人稱為「蛋家仔」、「水流柴」，雖然這個村子與沙灣幾乎是緊連在一起，但村子過去也被認為屬於沙田區，村裡人過去也被視為「開面人」。在沙灣的北帝祭祀活動中，這個村子的居民是無權參與的。和其他沙田區的蛋民一樣，這個村子本來既沒有祠堂，也沒有神廟。但是，我們 1989 年在沙灣調查時，在這個村子看見一座非常簡陋狹小的北帝廟，這座北帝廟大約建於四〇年代。當我們向沙灣人問到這座北帝廟的情況時，人們以一種不屑的態度說他們只是學鎮裡人拜北帝。基圍坐村的北帝崇拜顯然是一種新傳統形成的開始。事實上，由於基圍坐村與沙灣鄰近，同其他沙田區的聚落相比，這個村子可能有比較久的定居歷史和比較穩定的定居居民。不難看出，這種新發展起來的村落對其宗主村落在文化上的模仿，反映出某種具有正統性象徵的神明崇拜，可能被利用作為改變社會地位的文化手段。因而，民間神祭祀傳統的形成和變化，實際上是地域社會變遷歷史中的一種文化過程。

另外，就沙灣鎮內部而言，不同宗族之間的明爭暗鬥也十分複雜。在明代末年和清代，王姓、李姓與何姓就為爭奪沙田展開過尖銳的鬥爭，王何之間為此積下世仇，何氏的族譜就有「萬代冤仇王世業」的訓條，據說過去王何是世代不通婚的。在宗族之間這種尖銳的矛盾下，強調北帝的正統性，賦予其凌駕於宗族之上的權力，也無疑有著特殊的價值。

## 五、餘 論

一般認為，基於民間神信仰的祭祀活動，表達的是地緣的認同，而基於祖先崇拜的宗族祭祀活動，表達的則是血緣的認同。在沙灣，我們的確不難看出這種區別。但問題是，將它們作為傳統社會兩個不同系統的組織法則分別考察的研究取向是否合適，今後的研究似乎應該更重視揭示其相互關係。尤其在國家權力凌駕在地方社會之上，並深深地影響著地方社會和文化的歷史過程的情形下，這兩種不同的祭祀活動是否還蘊含了更複雜的文化內涵呢？對於鄉民而言，無論是宗族的祭祀，還是地方神的祭祀，都顯示著他們對正統士大夫文化規範的歸化或認同。但作為不同的文化符號，這兩種祭祀的意義亦有相當差異。我以為，宗族的祭祖儀式（這裏不是指那些在家內進行的祖先祭祀）更大程度是士大夫文化的演示，而地方神祭祀則具有更多平

民文化色彩。始祖崇拜和神仙崇拜，代表了基層社會中兩種互異、互補、互動的秩序，反映出傳統中國的國家構造的兩個主要基石——宗法關係與皇權是怎樣滲入基層社會，形成地方社會的特定結構。



補記：

1994年4月13日(農曆三月初三)，我再次考察了沙灣的北帝誕慶典活動。是年的北帝誕慶典實際上是由鎮政府組織的，但鎮政府並非以祭祀北帝為名義，而是把政府組織的十八項工程(工業區、廠房、寫字樓、商業中心、公路和學校等)奠基或剪彩的儀式安排在北帝誕這一天舉行，北帝誕的祭祀活動，由旅港沙灣同鄉會在北帝廟組織，鎮政府則在另一地方組織「十八項工程慶典」。關於由這次活動所見之傳統的利用和再創造的問題，我想另文討論，這裡只想就我從這次活動中所見到的一些與本文討論問題有關的現象附記於後：

這次慶典最令人注目的，是恢復了「出色」的活動，過去作為北帝誕祭祀主要助興活動的沙灣飄色已經有六年沒舉行了，這次重新恢復，儘管是政府以別的名義組織的，但在當地人看來，「出色」仍然是北帝誕的活動。飄色的籌辦，以今天的行政村(今天的沙灣分為東、南、西、北四個行政村)為單位進行，但其中東村的隊伍在形式上仍以過去的坊里(東村包括五個坊里)為單位，每個坊里兩板色為一隊。由於政治原因，北帝沒有被抬出來巡遊，但「飄色」的隊伍，瀰漫著濃濃的北帝誕氣氛，每一隊飄色都有七星旗，有些旗幟還有恭祝北帝神誕的字樣。隊伍行走的路線，基本上也按傳統的路線，只是出發的地點改為從位於鎮區最南端的鎮政府開始。這條路線最特別的，就是本來並不需要從留耕堂門口經過(因為如果從留耕堂門前經過，勢必要經過一座華光廟，而華光大帝是火神，北帝是水神，水火相沖，必須避開)，但這次卻特地走到留耕堂門口，然後折回。走在隊伍前面的是王姓和李姓聚居(也混有何姓)的西村的鰲魚舞和飄色，西村的隊伍在留耕堂前完全沒有停留，但其他村的隊伍則在留耕堂前停下休息、吃東西和更換在飄色上扮演各種戲劇人物的幼兒。值得注意的是，隊伍大部分並沒有進入留耕堂內部，有幾板飄色進了留耕堂大門，但只擠在大門與石牌坊之間一塊十分狹窄的空地內，而沒有進入石牌坊裡面寬敞的庭院，更加沒有對留耕堂裡面的祖先作任何有祭祀意義的舉動。

在這次活動中，還有一個現象值得重視，就是在飄色的隊伍中，有三隊來自外地的舞獅隊。一隊來自廣州(過去屬南海縣)泮塘，一隊來自南海縣沙鎮青龍村，一隊來自順德上沙坑口村。從這些隊伍的旗幟和獅子的主神也很可能是北帝。一位來自泮塘的人告訴我，他們以往凡是沙灣北帝誕，他們都會來，至於這種關係如何建立

補記：

1994年4月13日(農曆三月初三)，我再次考察了沙灣的北帝誕慶典活動。是年的北帝誕慶典實際上是由鎮政府組織的，但鎮政府並非以祭祀北帝為名義，而是把政府組織的十八項工程(工業區、廠房、寫字樓、商業中心、公路和學校等)奠基或剪彩的儀式安排在北帝誕這一天舉行，北帝誕的祭祀活動，由旅港沙灣同鄉會在北帝廟組織，鎮政府則在另一地方組織「十八項工程慶典」。關於由這次活動所見之傳統的利用和再創造的問題，我想另文討論，這裡只想就我從這次活動中所見到的一些與本文討論問題有關的現象附記於後：

這次慶典最令人注目的，是恢復了「出色」的活動，過去作為北帝誕祭祀主要助興活動的沙灣飄色已經有六年沒舉行了，這次重新恢復，儘管是政府以別的名義組織的，但在當地人看來，「出色」仍然是北帝誕的活動。飄色的籌辦，以今天的行政村(今天的沙灣分為東、南、西、北四個行政村)為單位進行，但其中東村的隊伍在形式上仍以過去的坊里(東村包括五個坊里)為單位，每個坊里兩板色為一隊。由於政治原因，北帝沒有被抬出來巡遊，但「飄色」的隊伍，瀰漫著濃濃的北帝誕氣氛，每一隊飄色都有七星旗，有些旗幟還有恭祝北帝神誕的字樣。隊伍行走的路線，基本上也按傳統的路線，只是出發的地點改為從位於鎮區最南端的鎮政府開始。這條路線最特別的，就是本來並不需要從留耕堂門口經過(因為如果從留耕堂門前經過，勢必要經過一座華光廟，而華光大帝是火神，北帝是水神，水火相沖，必須避開)，但這次卻特地走到留耕堂門口，然後折回。走在隊伍前面的是王姓和李姓聚居(也混有何姓)的西村的鰲魚舞和飄色，西村的隊伍在留耕堂前完全沒有停留，但其他村的隊伍則在留耕堂前停下休息、吃東西和更換在飄色上扮演各種戲劇人物的幼兒。值得注意的是，隊伍大部分並沒有進入留耕堂內部，有幾板飄色進了留耕堂大門，但只擠在大門與石牌坊之間一塊十分狹窄的空地內，而沒有進入石牌坊裡面寬敞的庭院，更加沒有對留耕堂裡面的祖先作任何有祭祀意義的舉動。

在這次活動中，還有一個現象值得重視，就是在飄色的隊伍中，有三隊來自外地的舞獅隊。一隊來自廣州(過去屬南海縣)泮塘，一隊來自南海鹽步鎮青龍村，一隊來自順德上沙坑口村。從這些隊伍的旗幟可以看到，這些村子的主神也很可能是北帝。一位來自泮塘的人告訴我，他們與沙灣是世交，以往凡是沙灣北帝誕，他們都會來，至於這種關係如何建立起來，他就不知



道了，只知道反正是祖輩傳下的。這種在北帝祭祀中表現出來的跨社區聯繫，在廣州三元里和下塘等地也可以看到，似乎是以後需要進一步研究的一個課題。

(1994年4月20日作者附識)